

试析构式“X岁正是Y的年纪”

卢梓婷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16日

摘要

“X岁正是Y的年纪”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常见构式, 原本用于确认和肯定某个群体在特定年龄阶段的行为特征, 但在网络语境中, 其语义和指称范围均发生了变化, 指称的范围由泛指某一群体转向特指某一个体, 构式义从表示对行为特征的客观陈述发展到表示说话人积极或消极的主观评价义, 体现了明显的主观化倾向。此外, 该构式在语篇中具有延续话题和引出补充的语用功能。

关键词

网络语言, 构式, 主观评价, 语用功能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X Years Old Is Exactly the Age for Y”

Ziting Lu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February 6,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7, 2026; published: March 16, 2026

Abstract

“X years old is exactly the age for Y” is a common 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ese. Originally, it was used to confirm and affirm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group at a specific age.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its semantic and referential scope have both changed. The referential scope has shifted from referring to a general group to referring to a specific individual.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has evolved from expressing an objective statement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o expressing an active or negative subjective evaluation, demonstrating a clear tendency towards subjectivization. Moreover, this construction ha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continuing the topic and introducing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the discourse.

Keywords

Network Language, Construction, Subjective Evaluation, Pragmatic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徐杰、覃业位(2015) [1]提出“语言特区”指的是可以有条件突破惯常语言规律约束的语言运用特定领域,诗歌文体、标题口号和网络平台是语言特区的三大类型,这些特区的语言往往具有创新性和多样性,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X岁正是Y的年纪”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典型的主谓结构判断句式,它通过“正是”来加强说话人对某一年龄阶段“X岁”的行为特征“Y”的判断,表达一种确认和强调的态度。然而,随着社会话题的变迁和媒体的发展,这一结构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使用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随着“延迟退休”和“奥运会”等话题的流行,该结构在各大自媒体社交平台上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其意义和用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且具有很强的可类推性。本文旨在探讨这一结构在自媒体社交平台中的新用法及功能。通过对CCL语料库以及小红书、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社交媒体的语料分析,分析其内部构成、构式义、篇章功能以及形成动因。

2. “X岁正是Y的年纪”构件分析

(一) X岁

在这一构式中“X”皆为数词,与表示年龄的量词“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数量短语,“X岁”在语义认知上并不严格指向某一精确的时间点,而是指向一个具有延续性的时间段。因此,“X”既可以是确切的数字(如:19岁),也可以是表示概数或区间的形式(如:十三四岁),作为关于某个实体(包括特定时间、空间)的信息基点,“X岁”为其后的部分确立了基本的陈述框架,是句子的话题,一般具有有定性(张伯江、方梅,2014) [2]。例如:

- 1) 二十几岁正是兵荒马乱的年纪,想要的太多就会乱了阵脚。
- 2) (某演员)五十岁正是一问三不知的年纪。
- 3) (某运动员)19岁正是爱炫耀的年纪,把手里的一堆奖牌举高高的骄傲小表情根本藏不住!

文炼(1986) [3]认为,在考察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时,应以交际效果为准,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衡量其定指或不定指,如果名词性成分在交际时的所指范围是确定的,听话人能够据此将所指对象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则为定指成分;反之,则为不定指成分。例(1)的“十二几岁”虽然是有指的,但不指称语境中的某个个体,也就是不定指的。例2、3的“五十岁”、“19岁”在特定语境下分别指称的是“某位演员”、“某位运动员”,由于专有名词一般只用来表现定指成分(王红旗2021) [4],所以“X岁”在此处是定指的。

基于上文对“X岁”指称性质的界定,我们分别从代表传统语体的CCL语料库和代表新兴语体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小红书)中各随机抽取50条语料,重点考察“X岁”在新旧两种语料中的指称性质的分布,统计结果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reference “X years”**表 1.** “X 岁”的指称性质分布

语料来源	“X 岁”不定指	“X 岁”定指
CCL 语料库	48 (96%)	2 (4%)
网络社交媒体	7 (14%)	43 (86%)

通过对“X 岁”在新旧两种语料中的指称性质的分布进行对比统计,我们发现“X 岁”的指称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在 CCL 语料库抽取的 50 条样本中,“X 岁”多用于陈述某一年龄阶段的普遍规律,如“十七八岁正是读书的年纪”,指称情况以不定指为主,占比超过 90%,而在微博、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媒体抽取的 50 条新近语料中,定指用法的比例为 86%,在这些语料中,“X 岁”指称具体的人物,如明星、运动员或博主本人及其身边的亲属等,用于表达说话人对特定个体某一行为的评价或调侃。

(二) 正是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对“正”的解释是副词,意思相当于恰好,有强调指明的作用[5]。副词“正”修饰判断动词“是”,具有强调肯定的语气,表示“不是别的,恰恰是……”的意思,常用于确认或肯定已有说法或规律,客观意味较强。例如:

4) 今年她才十七岁。十七岁正是最喜欢做梦的年纪,每个十七岁的女孩子都难免会有很多美丽的幻想,不管她乖不乖都一样。

冯佩雯(2012) [6]也认为短语“正是”的基本意义是表确定和解说,“正是”表解释说明主要是直接作强调性解释,多用来表示证据充分,并且客观不可否认,常出现在政论文中增强论证语气。李胜梅(2012) [7]考察了句首“正是”的篇章功能,她认为居于句首、具有合成词倾向的“正是”,可突出强调所标记所引导的言语单位。卢惠惠(2021) [8]考察了近代汉语“正是”从判断动词到强调标记再到强断言标记的过程,并认为现代汉语系统“正是”继承了这一强调标记用法。这种带有强断言意味的语义特征,构成了该构式能够表达说话人主观评价的基础。说话人借助“正是”所具有的强肯定语气,将原本属于说话人个人的主观认识 Y 表述为一种看似很普遍的“客观规律”。

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X 岁”作为表述出发点——“话题”,“正是”作为强调标记,其后所引导的成分往往是句子的焦点所在,同时,这也符合一般句子信息编排的原则:背景信息 → 前景信息。这种信息结构使得说话人想要强调的内容 Y 占据了句子的核心位置,配合“正是”的强断言标记功能,可以增强说话人观点的说服力。

(三) Y 的年纪

“Y 的年纪”整体是一个定中结构,能进入该结构的 Y 都是动词性成分。这一结构中定语 Y 的作用是描写,主要着眼于所描述的对象本身,突出其本体特征,说明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特点等,使语言表达更加准确、形象、生动。(齐沪扬, 2012) [9], 例如:

5) 小玉终于轻轻道:“我今年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小玉道:“陆小凤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男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

6) 三十岁正是事业有成的年纪。

7) 六十岁正是拼搏的年纪。

8) 六十五岁正是闯的年纪。

9) 二十四岁正是藏不住事的年纪

10) 二十七岁正是拿大满贯的年纪。

以上例句中 Y 都是动词或动词短语，主谓式的成语“情窦初开”、“事业有成”表人的特点，动词“闯”、“拼搏”表人的状态，动宾结构的“藏不住事”“拿大满贯”更加能突出个人自身的特点。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这一结构是表示对某人处于某一年龄阶段时所具备的性质或状态的界定和描写，也就导致 Y 本身具有一定的评价义。

另外，由于“年纪”和“年龄”是同义词，所以二者在很多时候能够互换，我们在搜集语料时也发现了不少“X 岁正是 Y 的年龄”的结构，与本文研究的“X 岁正是 Y 的年纪”在表义上几乎没有差别，例如：

- 11) 十九岁正是记仇又爱告状的年龄，也是纯粹又爱显摆的年龄，是最好的年龄，有什么不可以！
- 12) 十几岁正是渴求知识的年龄，缺少适合的读物，一些不良的精神产品就趁机而入。

在这些例句中，将“年龄”换为“年纪”并不会改变原来的句意，也不会对句法结构产生影响。

3. “X 岁正是 Y 的年纪”的构式义

(一) 原型义：客观陈述义

- 13) 七岁正是上小学的年纪。
- 14) 二十岁正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年纪。

例 13、14 对特定年龄阶段的行为特征的陈述都是符合社会共识或客观规律的，并且上文提到“正是”常用于肯定已有说法或规律，带有理据充分，客观上不可否认的意味，可增强句子的论证语气，所以我们认为该结构所表达的基本意义是对所指对象(某一年龄阶段)某一行为状况的客观表述。

(二) 新型义：主观评价义

邵敬敏(2015) [10]认为框式结构流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在表达客观事态时能够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包括褒贬倾向、各种情绪等，带有强烈、鲜明的个人色彩。“X 岁正是 Y 的年纪”作为一个构式，其中的构件相互作用，X 在“正是”带有客观意味的陈述基础上，结合 Y 对言谈对象的行为及特征的概况描述，表达说话人的认识、态度乃至评价，最终形成凸显说话人主观态度的评价义，我们将其主观评价义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

1. 积极评价义

说话人对言谈对象的某一行为特征进行带有自身的情感、态度或认识的陈述和概括，体现了对言谈对象“X 岁”或是“X 岁”所指称的具体个体的评价。这种评价包含了说话人对所表述的行为的赞同和肯定，以及对指称对象的喜爱。Y 所表述的行为有时并不匹配“X 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常规印象。说话人通过“正是”这一强断言标记，将原本与年龄印象存在偏差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适龄行为。通过这种表达方式，为该行为提供一种解释和支持，例如：

- 15) 二十几岁正是染上拼豆的年纪。
- 16) 60 岁正是打电竞的年纪。
- 17) 感到被爱才会退行成小孩，27 岁正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以上三例所描述的行为都不太符合人们对相应年龄阶段的常规印象。“拼豆”通常被视为是儿童的活动，“打电竞”更多与年轻群体结合在一起，而“上幼儿园”更是典型的幼儿行为。然而，说话人通过“正是”这一带有强肯定意味的表达，将这些原本可能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个体行为，说成是群体应该做的事，从而弱化年龄与行为之间的违和感，还给这些特别的行为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这种说法既显得幽默风趣，又表达了说话人对这些兴趣爱好或情感状态的理解、支持和喜爱。

2. 消极评价义

邵静敏(2015) [10]提到语境分析对框式结构的理解至关重要,虽然这一构式没有采用否定的表达形式,但根据语境我们仍然可以感知到说话人消极的情感态度,这一类型的表达大多用来吐槽生活中的一些困扰或是讽刺某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委婉地表达了说话人的负面评价,具有贬义色彩。这类用法在语料中出现的比例约为24%,例如:

18) 二十多岁正是谁都可以骂两句的年纪。

19) 60岁正是拼的年纪,真好,在公司能有家的感觉,子孙三代都在公司,真好。

例(18)和例(19)都表达了说话人的消极评价,但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例(18)中,“谁都可以骂两句”本身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说话人将这种被他人随意指责的处境界定为“二十多岁”的常态,并通过“正是”加以强调,并不是表示认同,而是以一种无奈自嘲的方式,宣泄自身对当下处境的不满。例(19)则具有反语的性质,在社会普遍的心理预期中,60岁已接近退休阶段,而“拼”通常与年轻群体相关。说话人不仅将“60岁”与“拼”搭配在一起,还反复使用“真好”这一赞美性的表达,这与后文“在公司能有家的感觉”这一显然违背常识的描述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表达了说话人内心的抗拒与无奈。

4. “X岁正是Y的年纪”构式的篇章功能

“X岁正是Y的年纪”构式在语篇中一般与前后文关系紧密,能够表达言者对特定对象的行为的看法或评价。其在语篇中的位置比较灵活,不同位置有不同的篇章功能。我们根据其在语篇中出现的位置和作用,将它的篇章功能归纳为:延续话题、引出补充。

(一) 延续话题

这一功能主要出现在该构式作为语篇中承上启下的中继句,延续上文已知的话题,促使言谈内容继续纵向延伸。从先行句和后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这种延续总体分为正向延续和反向延续两种情况,正向延续功能存在于新旧两种构式,反向延续功能目前仍主要存在于原型构式中。

1. 正向延续

在例4、5中该构式的话题是上文已经给定的“十六岁”、“十七岁”,针对话题展开的说明“最喜欢做梦”、“情窦初开”与后续句的“有很多美丽的幻想”、“都喜欢他”表意一致,都是对话题的同向延伸。

2. 负向延续

20) 杜娟从小就很节俭。……19岁正是姑娘爱美的年纪,但杜娟只有两件外衣,一件是同学送的;一件是1996年丽江地震时的捐赠衣物,她已经穿了很多年……

21) 在金奖的背后,我们不能不提起征途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刘铮,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带出精英学员的校长只有18岁。在外界看来,18岁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但是刘铮却在18岁时,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教学理念,并以优异的成绩向社会各界展示了这种教育方法的可行性。

在例20、21中,该构式的后续句虽然延续了上文的话题,但实际上,前后句表述的内容却是转折关系,而且形成“反预期”的表达效果,表现为该构式所表述的是一种言语社会的某种规约性的心理预期,但后续句所描述的客观事实却打破了该预期。

(二) 引出补充

引出补充这一功能与延续话题功能不同的是,虽然引出的补充也是对话题的延续,但两种功能的“X岁正是Y的年纪”在语篇中的位置不同,从分布来看,这类功能主要出现在该构式充当先行句的时候。

22) 92岁正是拼的年纪。长辈不会指手画脚，同辈不会笑你。

23) 94岁正是贪吃的年纪，还在剥袖子的时候眼睛就挪不开了，最后直接想动手了。

因为构式“X岁正是Y的年纪”具有反预期的语用功能，说话人对言谈对象的行为特征的看法和评价与听话人的预期或社会共享预期相反，这可能会给听话人带来困惑，影响交际，所以说说话人往往会在后续句中进一步补充，使听话人能够明白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在例22、23中，单看先行句“X岁正是Y的年纪”可能不明所以，但结合后续句就能清楚地感知到言者对“延迟退休”的消极评价。

5. “X岁正是Y的年纪”构式的主观化

“X岁正是Y的年纪”原本是一个表示某个群体在特定年龄阶段的行为特征的构式，但在网络语境中，它逐渐发展为一种带有评价色彩的构式，其形成过程主要归因于语言中的主观化机制。

沈家煊(2001) [11]指出，“主观性”是指语言的一种特性，说话人在表达中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主观化”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在构式“X岁正是Y的年纪”的原型用法中，“Y”一般表示社会普遍认可的某一年龄阶段的典型行为，比如“十九岁正是上大学的年纪”，这里的“上大学”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特殊经历，而是对某一群体普遍情况的概括。这类表达主要用于说明某一年龄段的阶段性特征，强调年龄与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语义相对客观。

但在网络语境中，这一构式的使用发生了变化。“Y”更多地指向某个个体的独特行为，而不再是对群体行为的概括，比如“21岁正是抱着金牌睡觉的年纪”，其中“抱着金牌睡觉”显然不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经历，而是针对某一具体人物而言。在这一用法中，“正是”具有明确的肯定语气，使整个表达具有明显的判断意味。说话人借助这一结构，将某个个体的行为置于这种带有评价色彩的表达式中，以此表达自身对于该行为的立场、态度和情感，使该构式从较为客观的阶段性特征说明转向带有评价色彩的态度表达，这种主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正是该构式主观化的具体体现。

6. 结语

通过对“X岁正是Y的年纪”这一构式在网络语境中的新用法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网络语境中的“X岁正是Y的年纪”不再仅仅是对年龄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成为了一种表达个人主观情感态度的工具，同时也承担了引导话题和组织话语的重要角色。这一构式的变化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语言与社会互动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 [1] 徐杰, 覃业位. “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J]. 当代修辞学, 2015(4): 20-31.
- [2] 张伯江,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3] 文炼. 句子的解释因素[J]. 语文建设, 1986(4): 17-22.
- [4] 王红旗. “有定”“无定”与指称的功能概念的关系[J]. 语文研究, 2021(4): 1-7.
- [5]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 1957级语言班, 编.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6] 冯佩雯. “正是”与“就是”的多角度考察[J]. 文学教育(上), 2012(5): 151-153.
- [7] 李胜梅. 论句首“正是”的篇章功能[J]. 当代修辞学, 2012(2): 32-39.
- [8] 卢惠惠. 近代汉语强断言标记“正是”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变动因[J]. 当代修辞学, 2021(5): 87-95.
- [9] 齐沪扬, 主编. 现代汉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0] 邵敬敏. 关于框式结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 语文研究, 2015(2): 1-6.
- [11]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320.